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十二回 柳煙兒捨身賺鹿怪 唐月君為國掃蝗災

月君又得了一柄古劍，仍依玄女傳授的訣，吞入丹田，用神火煉過九轉，吐出來是道白炁。亦遂通靈變化，略亞於青辰丸。鮑師贊道：「玄女劍丸，亦不過如此！」忽報有兩名公差到來。傳進官衙名東，一是開封府司李胡淪，一是縣尹周尚文。月君令柳煙問明來由，是要請到開封府去降妖的。遂命柳煙回說：「但要誠心拜禮太陰元聖天尊，不遠千里亦到。原帖璧還。」而今且敘明妖怪的始末。在河南開封府東關外，向有一座大光明寺，元朝敕建以居秘法西僧者。至洪武元年，徐魏公下汴梁，僧眾逃散，隨有一道者占住，自稱梅花萬壽真人，前殿塑尊壽星，後殿塑了自己形象，改名萬壽仙院。那真人彌月不食不餓，日食數餐不飽，與人治疾疫、占吉凶，頗有效驗。施與齋米衣履，皆無所受。愚民信之，呼為梅花仙長。往來郡屬各州縣數年，攝去了幾家婦女，因此，人都學個泄柳，閉門不納了。不期有新任刑廳胡淪的女兒，年方及笄，在署內看牡丹花朵，聞半空有鶴鳴聲，抬頭一看，那鶴兒盤旋而下，忽一聲響，抓去無蹤。舉家驚哭，訪得也是梅花仙人攝去。因謀之同寅郡丞姚公，名善，為人剛方正直，從升蘇州府知府，起兵勤王殉國者。謂胡刑廳曰：「我輩居官，德不勝妖，實增內疚。聞蒲台縣有個姓唐女人，不知是妖是仙，大有奇術，且肯為人祈晴禱雨，降魔伏怪。何不令人請來，與梅花道者賭鬥？無論兩邊是妖是仙，且觀勝負。勝則令爇可救，如其不勝，再尋良策。」胡刑廳道：「好固好，只恐隔省寫遠，他不肯來。」姚公道：「蒲台縣尹是敝年家，待弟寫書懇他轉請。」故此周尹也有名柬送來，而又復書與姚公。大意說唐夫人是仙子臨凡，神通莫測，以菩薩心而行豪傑事，有感必應等語。於是胡淪夫婦，於每日五更稱頌聖號頂禮。月君差功曹探過兩次，然後同鮑、曼二師並帶柳煙兒，各乘五彩明霞，於五月十三日到開封府。正值刑廳從外回署，衙役稟有彩雲停住公堂之前。刑廳看時，猛聽得有神人厲聲喝道：「太陰聖后娘娘駕臨，官吏們速迎接！」那時眾吏胥皆俯伏向空瞻禮，胡刑廳也就跪下，說：「不知仙駕遙臨，有失虔候。」

月君按下雲頭，中堂坐定，問：「何妖作祟，千里邀請？」刑廳慮耳目眾多，因答道：「請仙師駕臨內署。」遂大開宅門，月君緩步而入，設位坐下。刑廳夫人及姬妾婦女多來禮拜。刑廳與夫人側坐，把梅花真人攝取民間婦人，並自己女兒之事，細細說了：「而今懇請大法力，斬除此怪，以安黎庶。」月君道：「不難，今夕即當驅之。」

堂上忽傳起鼓來。刑廳急出穿堂，卻見姚公青衣小帽立著，吃了一驚。姚公附耳說了幾句。刑廳笑道：「極好。」即令夫人們暫退，放衙役人眾進來磕頭，姚公雜於其中。月君一手指道：「汝不是下人品格，丹心凜凜，一腔忠義，為何改裝易服來相戲呢？」姚公尚自支吾，月君命易了衣冠相見。姚公拜服道：「不識仙駕肯臨敝署否？」月君道：「可，汝速返署。」那時月君與鮑、曼二師所坐之椅，離地三尺，款款行至庭墀，已升有數丈之高，柳煙兒亦站立在空中。姚公換了公服，正出署迎接，忽抬頭見在雲端下來，即打恭至地。月君與二師降坐中堂，夫人公子們都來禮拜獻茶。鮑師道：「太陰聖后有諭：汝等一門，將來男子死忠，女子死節，名顯千秋。」指其次子道：「此兒不在其數，可逃向正東方，還有烈烈轟轟的日子。」姚公愕然拜謝。月君道：「謹記我言，從此不復能見矣。」姚公的夫人小姐都拜留道：「聞得此妖在院時少，先令人去探看何如？」月君道：「妖若不在，焚其廟宇，必然來救，就便擒之。」時胡刑廳已在穿堂伺候，見月君等出來，鞠躬而言道：「恕下官不敢遠送。」即同姚郡丞向上三揖。諸仙師已無蹤影，早到了萬壽仙院。

月君四顧，院內空空的，但有看殿的蒼頭，便問：「院主何處去了。」答道：「雲裡來，霧裡去，誰知道他？」月君道：「這是神仙了，可惜我們不能一見。」蒼頭道：「到是不見的好。」

月君道：「怎麼說呢？」蒼頭聽聲音是別處人氏，遂告訴道：「我們院主，當時人信為仙師，這十年來，都說他善拐女眷，我原不肯信。一日有兩個婦女到殿遊玩，親見他把個後生的抓了，化道白氣，不知到何方去了。你們幾位女菩薩是異鄉人，不知道利害，若撞他回來，就大沒造化哩。我說的好話，快些出去罷。」只聽得一陣風響，梅花仙長已站在院內。見殿上有兩個極美的婦女，他就喜歡得不得了，妝了斯文腔兒，迎將上來。月君大喝：「孽畜，速現原形！」道者定睛看時，一道青炁，劈面飛至，料是神物，遂翻身跳人雲端，掣出腰間狼牙棒，不過尺許，擲來時，也就有數丈長短，竟與神劍在空中盤旋跳躍的鬥將起來。時月君亦已騰身半空，又吐白炁去斬道人。

道人慌了手腳，收了狼牙棒，化道白光，望西北而遁。月君與二師縱云趕至嵩山之東，忽無蹤影。月君道：「天晚了，明日來尋他巢穴罷。」遂回到殿內。

胡推官正在伺候，便問妖怪逃向何方，曾見他女兒否。曼尼大喝道：「你可曉得孫行者降妖，怎樣千難萬難？書生家好沒理會。難道妖精把你女兒沿路拋著的？偌大一座嵩岳，如何片刻就找得著他的洞穴？」胡推官自知失言，喏喏連聲，打恭道：「請到小署安歇，以俟明日。」月君道：「署內不便，就在此間住了。」推官連忙差人送了晚膳並鋪陳到來。月君令柳煙用些，盡行發回。

是夜月色明朗，同坐院內。月君道：「這妖必是個梅花鹿。」

二師道：「是也。他塑著南極老人，是他的主子。」月君道：「他的狼牙棒，就是他的角煉成的，所以著我神劍不致缺折。」正說間，一聲響，把柳煙兒平空擊去。月君三人疾忙飛起，仍見一道白光，追至嵩山而沒，不見有一些妖氣。月君道：「回不得去見人了。」鮑姑道：「溝中失了風哩。」曼尼道：「失風失風，今夜柳兒倒得了風。」月君笑道：「這個且由他。我們等到天明，分頭找尋，不怕他逃上天去。」

且說那道者抓了柳煙，一直奔人洞內，放在石榻上。柳煙自想：「落在他手，沒法可完節操。我主母是興王圖霸的人，我也要沾些光彩，不若用計降服了他，到成了功時再作道理。」

乃故做巧笑之容說：「好個洞天，真仙人所居之府。」道者見他喜歡，就來摟抱。柳煙道：「怎的仙家也要幹些勾當呢？」有小令為證：

有個佳人，海棠標韻，飛燕輕盈。乍著霓衣，初持絳節，斂卻玄牝。無端落在妖精，更說甚姹女生春。蘿幌煙濃，石牀月冷，狼藉花心。

那道者硬與柳煙交媾，總有三頭六臂，也是抵不住的。就把那舊日的鎖陽、攬陽、吸陽手段施展出來。無奈道者愈敗愈健，愈健愈戰。柳煙假作嬌聲，軟迷道者說：「真是仙長，凡人那有此等精神！」道者回言：「我精神可御百女，若是乏了，有仙草在此，略吃些兒，精神就復。」柳煙又假哄他道：「我身體虛弱，可也給我吃些？」道者說：「這是鹿含草，是角鹿吃的，不是母鹿吃的。」柳煙已知的是鹿精了，又哄說道：「鹿有分別，我與你俱是人，男吃得，女也吃得，有何妨害呢？」道者說：「我今已吃了，過到你心裡去罷。」柳煙道：「我是生死在此的了，且待安息片刻。你再尋個不好麼？」道者道：「我正要問你，你同行的這個美人，為何竟有神通？」柳煙見已上鉤，就賺他道：「你是個仙長，為何不知他是個狐狸精？我是他拐去伏侍的，活活的守著寡，好不苦哩。」道者一想：「我若得了這個狐精，平生志願方足。」隨問柳煙：「他有多少神通？」

柳煙道：「就是兩把劍，不知是誰傳授的，餘外別無本事。」又問：「那一個道姑，一個尼僧，是什麼東西？」柳煙道：「這是老狐狸，都沒有神通的，只好跟隨使喚。」道者又問：「劍藏在何處，可以取得麼？」柳煙道：「你既是仙人，可能變化？」

道者說：「憑你要變什麼。」柳煙道：「這便不難了。你變了我的形相，只說是逃回去的，那時見機而行，有何取不得？」道者說：「我的福氣到了，遇著你個知心。」柳煙道：「要拿他，該就去。再遲一遲，好不回去哩。」道者說：「是也。」遂變了柳煙模樣，問：「可像麼？」柳煙道：「連我也辨不出真假。」

道者就走，柳煙道：「且住，你還不曉得我名字，如何去哄得他？我叫做梅雪，稱他為聖夫人，切記切記。」道者喜得手舞足蹈，說：「拿這狐精來，你做大，他做小哩。」柳煙要看他洞門，跟隨在後，只見道者走到石壁跟前，將身一聳，竟自去了。

仰面看時，只有碗來大一孔，像是個樹心裡面，料想逃去不得，且靜以待之。

那梅花仙長起在雲端，遙見月君三人在前山岩畔，猜是找尋人的，十分得計。大喊道：「聖夫人，梅雪在此！」月君運動神光一看，像個柳煙，又聽得自稱梅雪，心中早已明白，與鮑、曼二師對面迎去，仔細看時，面貌宛然，止有鬢髮稍異，走路差些。月君問：「梅雪，你如何脫了來的？」答道：「那仙長睡熟，我就走了。」說未完，曼尼喝聲：「著！」金繩從空而下，背剪縛住。道者嚷道：「我是梅雪，不曾受他玷污，怎的拿我縛起來？」月君大喝道：「你這個梅花孽畜，快現原身！」飛起神劍，只在頭上旋舞。那怪道：「饒我性命，送還你真梅雪罷。」

就地一滾，現了原形，是一隻梅花大白鹿，頂上只有茸而無角。

忽見山神、土地都來跪著，說道：「怪物恐怕小神等漏風，被他拘禁在洞，今蒙大法力拿了，才得出來接駕。」月君問山神：「他洞在何處出入？」答道：「妖怪所占的洞，是太室少室的尾間，向無門路，只因這株老松枯了，直穿到底，通於洞府，是他出入的路。」月君道：「本來洞門呢？」山神道：「係上界封的，不敢擅開。」

月君就叫山神引路，押著鹿怪，竟到少室洞口，將封皮輕輕揭了，步進裡面。但見丹爐藥灶，瓊榻瑤几，端的仙靈境界，曲曲折折到個最幽密的所在。柳煙在暗中看得見亮處，即趨向前來跪著道：「得見夫人，死甘心矣。」望石壁上一頭撞去。月君忙止住道：「癡妮子，拿住妖怪，是汝的妙策。若已受其辱，即死亦算不得名節，切莫短見。」曼師道：「死不值錢，罷休，罷休！」鮑師道：「還有用你處哩。」柳煙只得遵從了。月君問：「胡推官的女兒在那裡？」山神又引至一小洞口，聞內有哭聲。

柳煙人去時，卻有兩個女子，都是半死不活的，逐個扶將出來。月君道：「這是你們夙世的孽，如今得了命哩。」隨與鮑姑各脫外衣一件，畫道靈符，裹了二女，曼師押了鹿怪，作起神風，直吹到萬壽觀內。

那時官員人民都在院中，忽從天上擲下一個大白鹿來，各吃一驚。曼尼喝道：「這便是你們崇奉的梅花仙長！」胡推官疾忙躬身，月君早已入殿坐下。鮑姑收了法衣，兩個女兒做一堆兒倒在階前。胡推官看了看，趨來拜謝。月君道：「那一個女兒是外方人氏，與汝女患難相識，你同帶回去撫養著罷。」推官領命，叫輿夫抬去不題。月君指著鹿怪道：「神仙洞天，遭你污穢。良家婦女，受你荼毒。多少白骨冤魂，沉埋於內，罪惡通天，誅有餘辜！」颯然神劍齊下，分為四段。那根狼牙棒，曼師收了。觀內觀外人眾，個個下拜頂禮。月君宣示道：「目今皇上仁慈恭儉，勝似成、康。奈北地兵戈騷擾，中原屢見凶荒，楚南又起蝗蟲，已入豫州境界，將來禾黍一空。我當大施法力，上為國家，下為爾民，掃此蟲災。」就有幾個耆老朗聲答道：「我等小民何福，蒙菩薩慈悲，搭救一方生命。」

姚公聞知，向藩、臬二司道：「目下正慮蝗災，無法可捕。彼乃女流，如此愛國愛民，地方官員似應前謝。臬司道：「古稱能御災捍患者，則祀之。況現在於此，可不謝乎？」遂煩姚郡丞先為通意。曼尼道：「你們官員，有實心為國為民的，方許進來。皆須自問於心，毋或取咎。」有個賈都司，向著他們屬下說：「我看這幾個總是妖精，由這班書呆文官去拜。我們武官是一槍一刀的，那有個拜女人的哩？他說什麼為國為民，我是不為的，偏要去看看！」月君早聽見了，喝令神將：「為我將這狗都司提起來！」眾官看時，見都司離地三四丈，直挺挺的立在空中，兩腳與屋簷相齊。姚公心上明白，乃向前婉懇請宥。曼師道：「教他倒撞下來，看他還會罵人麼！」眾官在體面上不好看，一齊來求。曼尼道：「像他這幾個狗弁，盡情宰了，方快眾心。」那些武官著了急，跪向前來，俱叩響頭服罪。月君就令神將：「將都司按罵人律鞭五十。」各官聞空中鞭畢，都司方得下地，痛楚異常，伏在地上。曼尼道：「這斯竟不叩謝，教他到天上走走！」於是文武官弁都簇擁著都司，連連叩首。

月君道：「彼乃無知小人耳，姑恕之。」早有彩雲數片，香風一派，起於座下，三位活神仙驅蝗去也。且聽下回分解。